

一如當年東京奧運會壽司放異彩，漢城奧運會泡菜被捧紅那樣，已經結束的京奧和殘奧，在為各國來賓提供的所有奧運村食品中，北京烤鴨爭得了頭彩，成了各國運動員、教練員、體育官員、新聞記者們的食品最愛。

由於各國賓朋普遍喜食烤鴨，致使北京烤鴨的供應量急劇增加，現已由原來的每日三百隻攀升至七百餘隻。即使這樣，依然供不應求。

北京烤鴨創於我國明朝。朱元璋建都南京後，明宮御廚便採用南京肥厚多肉的湖鴨製作菜餚，為了增加鴨菜的風味，御廚採用炭火烘烤。這樣烤製出來的烤鴨入口酥香，肥而不膩，頗受朱元璋稱讚。明朝遷都北京後，烤鴨製作技術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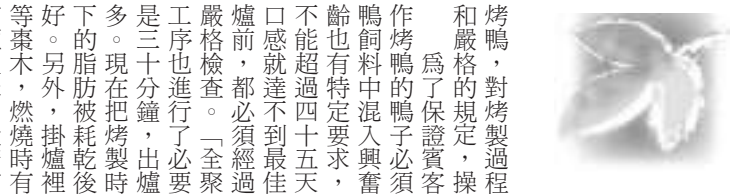
北京經營烤鴨的衆多店舖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全聚德」了。

「全聚德」創立於清同治三年，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歷史，素以經營傳統掛爐烤鴨而著稱。其製作方法：首先，鴨胚選用北京玉泉山地區飼養的填鴨為原料。該地區水質好，綠色無污染，鴨子在水中有水草、小蝦、小魚吃。當子鴨自然長到一千斤左右時，開始強制餵食，並開始圈養，不再讓鴨子活動。經過如此大約五十天的圈養填餵，鴨子增膘很快，體重可達三公斤左右，且體態肥壯，皮薄肺大，此時將要出欄的鴨子，特別適合烤製。

烤製前，先將鴨胚裡外洗淨，然後給鴨胚充氣、紮口。這些環節的活兒做妥當後，把沖了氣、顯得胖胖呼呼的鴨胚掛在特製的金屬架上晾乾。之後，下面點炭或棗樹或梨樹等質地堅硬的果木，關上爐門烘烤。烤製好的成品鴨呈栗紅色，油光發亮，皮脆肉嫩，香氣撲鼻，肥而不膩，且富含人體所需的多種營養成分。食用前，先由廚師當着客人的面用刀片成柳葉片，片鴨動作快如閃電，片片帶皮兒，令人歎為觀止。「京師美饌，莫過於鴨，而炙者最佳。」這便是人們對北京烤鴨的讚賞。長期以來，凡到北京旅遊的國內外賓客，無不以一品北京烤鴨為樂事。北京有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不到長城非好汉，不吃烤鴨真遺憾。」北京烤鴨吃法多種多樣，最適合也是最常見吃法，就是將鴨肉捲在荷葉餅裡或是在空心芝麻燒餅裡吃，並可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加些適當的佐料，如葱段、甜麵醬、蒜泥等。喜食甜味的，還可以加點白糖。片過的鴨架與白菜或冬瓜熬湯，同樣別有風味。

北京烤鴨：「殘奧村民」食品最愛

劉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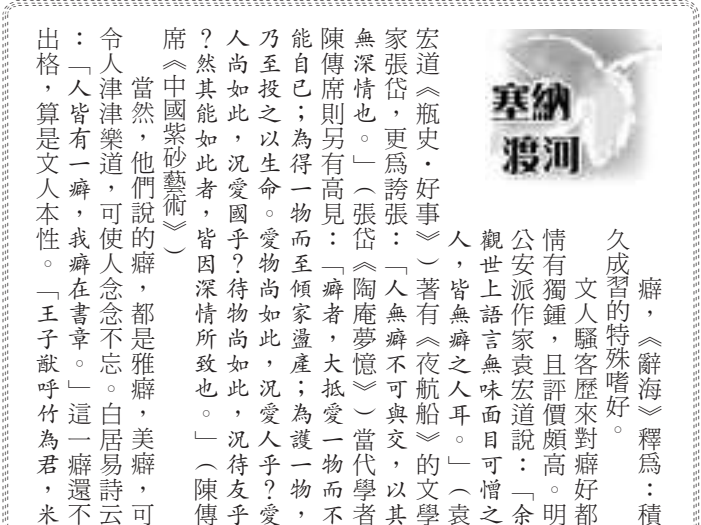


為了精益求精，烤出精品，「全聚德」此次在殘奧村為外國友人提供的烤鴨，對烤製過程的各個環節都做了更為科學和嚴格的規定，操作更是一絲不苟。

為了保證賓客食用安全，他們規定用來製作烤鴨的鴨子必須是「閉閉式」飼養的，嚴防鴨飼料中混入興奮劑元素。另外，對鴨子的年齡也有特定要求，一般情況下，鴨子的生長期不能超過四十五天，因為超過四十五天，鴨肉口感就達不到最佳了。所以，每隻鴨胚在上掛爐前，都必須經過健康、體重及年齡等方面的嚴格檢查。「全聚德」對在殘奧村烤鴨的製作工序也進行了必要改革，過去烤鴨的烤製時間是三十分鐘，出爐的鴨子，鴨皮脂肪保留較多。現在把烤製時間延長到四十五分鐘，鴨皮下的脂肪被耗乾後，烤好的鴨子吃起來口感更好。另外，掛爐裡燒的果木都是來自京郊的上等棗木，燃燒時有火無煙，烤出的鴨子不僅沒有煙火味，還帶有一股濃郁的棗木清香，這些都是殘奧村外國賓朋喜歡享用、北京烤鴨成為殘奧村民食品最愛的原因。

北京「全聚德」烤鴨，的確是不虛傳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的民族食品第一品牌。凡是到過北京的外國元首，幾乎沒有不品嘗「全聚德」烤鴨的。據不完全统计，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全聚德」已接待世界各國政要及世界級名人已達近十人次，已故周恩來總理生前有記載的陪同外賓到「全聚德」就餐、開展「烤鴨外交」的次數就有二十七次之多。在「全聚德」和「和平門」、「五洲園」一店，都設有百國大使簽字牆，各國政要的照片歷歷在目。不久前，「全聚德」前門店還接待了台灣國民黨、親民黨大陸訪問團。

「全聚德」不僅為我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貢獻，為京奧和殘奧會做出了貢獻，而且還以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歷史傳承，成為黃子孫認同和緬懷祖國文化的依託。



「塞納渡河」

癡，《辭海》釋為：「積久成習的特殊嗜好。」文人顧客歷來對癡好都情有獨鍾，且評價頗高。明公安派作家袁宏道說：「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癡之入耳。」（袁宏道《瓶史·好事》）著有《夜航船》的文學家張岱，更為誇張：「人無癡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則有；有癡者，大抵愛一物而不能自己；為得一物而至傾家蕩產；為護一物，乃至投之以生命。愛物尚如此，況愛人乎？愛人尚如此，況愛國乎？待物尚如此，況待友乎？然其能如此者，皆因深情所致也。」（陳傳席《中國紫砂藝術》）

當然，他們說的癡，都是雅癡，美癡，可令人津津樂道，可使人念念不忘。白居易詩云：「人皆有一癖，我癖在書章。」這一癖還不出格，算是文人性本。」「王子猷呼竹為君，米

香港憶故人

每年去香港，我都會安排時間去看看我的姨婆，她已經安息在香港墓場二十多年了。今年四月，剛過了清明，籠罩港島的一陣熱流剛剛散去，難得的一個涼爽的天氣。當我拾級而上登臨墓地時，陰雲密布的天空中漏出了一線微弱的陽光。這是一個依山臨海的墓地，風水不錯。我和新莊、兩棟巷完畢還不想匆匆離去。我們坐在墓穴邊上聊着姨婆的生前，因為我覺得，這種感覺很像和故去的姨婆坐在客廳說話。

二十多年前上海四月的一個奇熱的星期六，我剛從市郊的大學回到家裡，穿着脫下春裝，換上短袖衣服。只見姨婆熱紅了臉，穿着薄薄的襯衣，袖管挽過了臂彎，把兩個因多年操持家務而青筋綻現的手臂露在外面。她在窗台上忙着晾曬冬衣，這奇熱的天卻被她看作稍縱即逝的曬衣的好機會了。

中午我和她面對面地吃着特地為我做好的可口的飯菜。我告訴姨婆，下午學校在市區有個活動，我還得出去。似乎是第一次，我覺察她有些不悅，囑咐我早些回來。傍晚回到家，晚飯之後我又在檯燈下忙着寫自己的東西，她忙完了，來我桌邊稍稍坐了一會，說她覺得挺累，然後回自己的屋睡覺去了。

我不曾想到的是，第二天清晨我還在睡夢中的時候，她已經永遠與我辭別了。她是在睡眠中離開這個世界，也是與她前一個晚上的告別。可是她說得很普通，很平淡，絲毫沒有引起我的注意。

當我奔到她床邊的時候，我看見她的臉色是蒼白的，除了她與眾不同的神情還是那樣安詳，就像在睡眠中。我用手摸她的臉，仍然有着餘溫。可是畢竟她是真正地離開這個世界了。

生命的消失往往是那麽不可琢磨，那麽迅速，我們才說再見，可是才一鬆手，那一個面對面的活生生的生命就不翼而飛了，再見轉瞬間成了永別！也就是那一次，使我對生命的脆弱有了切膚之痛。

就為了她的突然辭世，我很久以來一直想不明白一個問題，生命就是如此脆弱？人生為何苦短？面前睡着的依舊是熟悉的姨婆，可是她再也不會睜開眼睛對我說話，聽我說話！而且從此往後，在我人生旅途的幾十年裡，永遠也不能與她相遇，我和她將永遠分隔在陰陽兩界！

姨婆辭世後，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尋找到恰當的文字表達我對她老人家的懷念。或許是她太平凡，太熟悉了我，使我不知寫什麼才足以說盡對她的感激，同時也讓人讀了同樣地覺得：或許是她老人家在我的記憶中太完美的印象，我擔心自己的文字寫不出她的完美，反倒留給人平淡的印象。

在整理姨婆的遺物時，我重又看見一本粵語的《新約全書》平平整整地放在她床頭的小櫃裡。「文革」年代我會經毫無顧忌地和姨婆開過玩笑：「阿婆，這是騙人的，你也相信？」「它教你怎麼做人，怎麼會是騙人的呢？」她依舊和顏悅色。「現在這裡也沒有教堂讓你

去啊！」「只要自己照着去做，儀式並不是主要的。」「確實，她從不去教堂，平時也不會裝模作樣地捧着那本《新約全書》，她是默默地恪守着她所信奉的人生信條生活。

我不懂耶穌，更不了解姨婆的過去。直到她老人家溘然長逝後，我才依稀了解到她一生經歷的許多不幸，一生又作出了多少奉獻。她十五歲嫁給年屆四十的姨公，姨公原出的妻子已去世，可膝下遺下一行未成年的孩子，養育這些孩子的繁重家務自然落到姨婆纖弱的肩頭。子伍公有功民國革命臣子，夙以殷富為商界重鎮。民國九年，孫總理護法南來，伍公攜同行諸君共圖報國為總理效勞。總理以大總統名義任命伍公為供給局長，公隨軍運籌糧草軍需。民國十一年，總統逃返軍家慶固守兵艦權財用告罄，總統手諭下屬赴港與伍公面商，籌款不三月，軍需源源接濟，公之力為多。……

可是墓碑不會記錄姨公命運的坎坷。姨婆曾告訴我：我們的美滿生活沒有過上幾年，姨公的商號在嚴酷的商業競爭中敗於親弟之手。災禍連着災禍，在結婚的第十二個年頭，姨婆又眼睜睜地看着丈夫的一條腿在一次打針後引起的細菌感染中慢慢腐爛，直至被奪去生命。

姨婆二十七歲守寡，之後不會再嫁。她不會生育，沒有親生骨肉，可是被她扶養長大的後代卻有兩代人計十數個：姨公前妻的孩子和我的母親是一代，我和兄長們是第二代了。抗日戰爭時，她視父母早逝的我的母親為自己的女兒，在淪陷後的香港逃難謀生。建國初年，我的父母在上海結婚，姨婆又從香港趕來，肩負起了照顧我們的重任。難忘的是扶助我們度過過「文革」年代的艱難歲月。

最近聽她的是「文革」十年，她已年逾七旬，面對政治迫害給我們家帶來的經濟困境，是她慷慨解囊，傾其所有，用她扶養大的姨公的孩子寄給她的外匯救助我們。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社會上掀起備戰熱潮，每家每戶出去做磚，用來建築防空洞，以防止蘇修的核子攻擊，姨婆便成了我家的代表。以她的老弱之身投入了製磚工地，捏泥、拌模、搬磚，她從來不落在別人的後面。她從來不短缺自己的任務。我逐漸了解到這是她的信條。再大的災難，再多的困苦她都能熬過來。雖然她只是一個平凡的家庭婦女，卻有着一種不平凡女性的堅韌。

當時我在工廠裡做工，心裡很不喜歡那份工作，可是當時的環境又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改變處境，沒有辦法繼續升學。姨婆看出我心裡之苦悶，就說：先做着她吧，以後總會有機會的。其實姨婆對我的安慰也充滿了她對生命的無奈。可是她卻用她所能做到的給我以溫馨的照顧。如果我半夜才下班回家，她總會為我煮一鍋麵條等着我回來。如果是上夜班，她會讓我先吃了宵夜才出門去。……可是對於姨婆的撫育之恩，我卻沒有機會報答。

有時候姨婆也會向我袒露她的苦悶，有一次她問我：如果哪天我沒有錢了，就要問你借了。有時候她又說：如果我生病了，躺在床上要你來照顧我，那又怎麼辦？姨婆和我說這話的時候我沒有太往心裡去，她走了以後我才真正理解：如果說她會有什麼很深的苦惱，那就是她感到自己力不從心，得依賴於人的時候，所以她深深地不願意那一天的到來！她那樣匆匆地離去，似乎覺得自己不能再奉獻更多了！

姨婆逝世後，她的骨灰又運回香港安葬。她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同樣是歡樂和痛苦交織。姨婆在非常年代中對於艱難的態度，對於生活在今天的我仍然刻骨銘心。因為生活中有太多的時候需要我們具備堅韌的承受。

「懸賞：一萬元，求月薪三千至四千元的全職工作。求職地區：鄭州市。職位要求：公立、國營單位的中學教師、公務員」，這是河南一位求職者不久前在網上發出的「懸賞令」，尋求職業介紹人不知從何時起，一種名為「職客」的職業中介人在大江南北迅速傳開，悄然盛行於中國內地，成為職場的新貴。

所謂職客，就是利用自己掌握的資訊或人脈關係，通過互聯網給求職者介紹工作，收取一定報酬，也稱「網上職業顧問」。這是近年流行的一種新興職業之一。這一群體既不等同於傳統的獵頭公司，也並非網絡招聘公司。隨着互聯網技術的成熟，大量的職客把從網絡獲取的求職資訊和自已掌握的資訊做對接，做零散的獵頭。每年自暑假開始，各地大學的畢業生便要為找工作而煩惱，想找到一份合心意的職業工作殊不容易。去年大學畢業的張小姐說，找工作難班上很多同學都吃盡了苦頭。以前請教覺得只要自己有了本事，就一定能光明前途，但到了找工作時候才知道，其實很多工作並不難，一般人都可以勝任，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你有沒有機會去證明自己。

過往提及求職與招聘，大多數人首先會聯想到報紙、網站，以及那些人潮湧湧的地攤式招聘會。對於剛剛離開校園的大學和中學畢業生來說，參加一個又一個的招聘見面會，排隊填表，參加面試是最平常不過的家常便飯。招聘會雖然熱鬧，但求職者想一矢中的，還是求職者幫忙更為直接了當。

「現有一百五十三人成功發佈懸賞，已有二百九十一人正在職客的指導下找工作」，在職客網的相關數字顯得十分醒目。在衆多職客網上，求職「懸賞令」通常被當作「招牌」掛在網站的首頁。

職客網一般都有不成文的規定，譬如求職者需要將全額賞金通過網上銀行劃到指定的帳戶，在求職成功前，賞金被凍結，經網站審核無誤後，就可以在網上發布求職懸賞令，然後等待職客來揭榜，一旦通過職客找到中意的工作，雙方需要在網上簽訂意見。求職者上班一週之內如果對所聘職位有意見，如遇上虛假公司或與實際不符等情況，可以向職客網提出申訴。

上班一週後如無異議，職客網默認求職者對工作滿意，就將懸賞金撥入職客帳戶，網站會扣下其中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作為佣金。如果介紹不成功，職客網會全額退還。

據了解，求職者的賞金大多在五百至二千元左右，個別別人求職心切，會將賞金炒到萬元以上。例如一位指定在北京宣武、朝陽或崇文區工作，目標單位為中央電視台或北京電視台的應屆畢業生，就標價地開出了五萬元的高價。

統計顯示，職客網求職成功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業內人士稱，求職者通過職客有針對性的篩選，利用網路優勢和廣泛的人脈關係，可以大大提高找工作的效率，這或許是未來網路招聘的一個發展趨勢。

儘管職客的出現方便了不少求職者，但也有不少人認為，職客代人求職很難得到保證，如果僅僅是幫你進那個單位，進去了，一段時間之後被解僱了怎麼辦？一旦出現「入財兩空」的情況，求職者可能會投訴無門。

「其他官方和民間機構，仍然沿用着關防、鈐記、圖記等。」

記得那時候，新中國剛建立不久，為維護社會穩定，政府不失時機開展了打擊舊社會黑惡勢力的鬥爭，這時的南京街頭，人們經常能看到嚴懲壞人的大佈告，紙張略黃，文字係「石印」印刷，還有一個血紅的大「✓」，落款是：軍管會主任：粟裕，副主任：唐亮，並蓋有六厘米乘九厘米大小，邊框約一厘米的名稱為「關防」的長方形印章，上刻繁寫宋體：「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關防」字樣，對敵人起到巨大震懾作用。

同時，不少企業事業，它們使用的印章是稱作「鈐記」的印章，如：「華東工業部南京機器廠鈐記」、「××私立學校鈐記」等。一些社團，行業協會等則使用「圖記」的印章，像：「南京市修理汽車同業公會圖記」、「南京市工商業聯合會圖記」等等，可見，印章的講究頗多，規範十分嚴謹。

現今內地沿用的印章使用規範，起源於一九五

魯迅的幽默

徐立

魯迅的文字及關於魯迅的文字讀多了，始覺魯迅並非如我們所恭敬的，只是一副「橫眉冷對」的面孔，和一腔冷峻的「熱風」。其實，魯迅是頗會幽默的，尤其喜歡與朋友調侃，開點善良的玩笑。有人在小說中以金心異這個人物影射錢玄同，魯迅給他去信，便以「心異兄」相稱。魯迅還在給周作人的信中戲稱錢玄同為「爬翁」。因為，當年魯迅與錢玄同在日本留學時，每每大家一起聊天，錢先生不但善談，而且喜歡在席上爬上爬去，先生便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爬來爬去」。

常被魯迅調侃的還有他的小老鄉，《語絲》的撰稿人之一章廷謙。由於他留了一個很酷的學生頭，魯迅便親切地稱他為「一撮毛哥哥」。《中國小說史略》出版時，魯迅贈給新婚燕爾的小老鄉一本，並在扉頁上寫道：「請你從《情人的擁抱裡》暫時匯出一隻手來接好這乾燥無味的中國小說史略我所敬愛的——一撮毛哥哥呀！魯迅 二三·十二·十三」

「中國小說史略」幾個字是借扉頁上原來豎排印刷的書名，其他字分於左右，巧妙地聯成活潑風趣的贈言。

後來，魯迅接到章夫人預產期將至消息，正準備賀喜，又得小老鄉報產期延遲，魯迅便在信中對這位有點迷糊的「一撮毛哥哥」道：「知道斐君太太出版延期，為之憮然。」不過魯迅最令人忍俊不禁的，還是在廈門大學時，給許廣平的信中寫的「無賴」。這裡頗多小蛇，常被打死着，頸部多不膨大，大概是沒有什麼毒的，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連夜間小解也不下樓去了，就用磁的唾壺裝着，看夜半無人時，即從窗口潑下去。這雖然近於無賴，但學校的設備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真是「無賴」得忘形，不過此時四十六歲的魯迅正與許廣平熱戀，如此「無賴」想必是愛情的力量。

網路「職客」風生水起

夏威

「懸賞：一萬元，求月薪三千至四千元的全職工作。求職地區：鄭州市。職位要求：公立、國營單位的中學教師、公務員」，這是河南一位求職者不久前在網上發出的「懸賞令」，尋求職業介紹人不知從何時起，一種名為「職客」的職業中介人在大江南北迅速傳開，悄然盛行於中國內地，成為職場的新貴。

所謂職客，就是利用自己掌握的資訊或人脈關係，通過互聯網給求職者介紹工作，收取一定報酬，也稱「網上職業顧問」。這是近年流行的一種新興職業之一。這一群體既不等同於傳統的獵頭公司，也並非網絡招聘公司。隨着互聯網技術的成熟，大量的職客把從網絡獲取的求職資訊和自已掌握的資訊做對接，做零散的獵頭。每年自暑假開始，各地大學的畢業生便要為找工作而煩惱，想找到一份合心意的職業工作殊不容易。去年大學畢業的張小姐說，找工作難班上很多同學都吃盡了苦頭。以前請教覺得只要自己有了本事，就一定能光明前途，但到了找工作時候才知道，其實很多工作並不難，一般人都可以勝任，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你有沒有機會去證明自己。

過往提及求職與招聘，大多數人首先會聯想到報紙、網站，以及那些人潮湧湧的地攤式招聘會。對於剛剛離開校園的大學和中學畢業生來說，參加一個又一個的招聘見面會，排隊填表，參加面試是最平常不過的家常便飯。招聘會雖然熱鬧，但求職者想一矢中的，還是求職者幫忙更為直接了當。

「現有一百五十三人成功發佈懸賞，已有二百九十一人正在職客的指導下找工作」，在職客網的相關數字顯得十分醒目。在衆多職客網上，求職「懸賞令」通常被當作「招牌」掛在網站的首頁。

職客網一般都有不成文的規定，譬如求職者需要將全額賞金通過網上銀行劃到指定的帳戶，在求職成功前，賞金被凍結，經網站審核無誤後，就可以在網上發布求職懸賞令，然後等待職客來揭榜，一旦通過職客找到中意的工作，雙方需要在網上簽訂意見。求職者上班一週之內如果對所聘職位有意見，如遇上虛假公司或與實際不符等情況，可以向職客網提出申訴。

上班一週後如無異議，職客網默認求職者對工作滿意，就將懸賞金撥入職客帳戶，網站會扣下其中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作為佣金。如果介紹不成功，職客網會全額退還。

據了解，求職者的賞金大多在五百至二千元左右，個別別人求職心切，會將賞金炒到萬元以上。例如一位指定在北京宣武、朝陽或崇文區工作，目標單位為中央電視台或北京電視台的應屆畢業生，就標價地開出了五萬元的高價。

統計顯示，職客網求職成功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業內人士稱，求職者通過職客有針對性的篩選，利用網路優勢和廣泛的人脈關係，可以大大提高找工作的效率，這或許是未來網路招聘的一個發展趨勢。

儘管職客的出現方便了不少求職者，但也有不少人認為，職客代人求職很難得到保證，如果僅僅是幫你進那個單位，進去了，一段時間之後被解僱了怎麼辦？一旦出現「入財兩空」的情況，求職者可能會投訴無門。